

困學紀聞

二



困學紀聞卷之二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書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所謂三墳五典是也前賢謂臯夔稷契有何書可讀理實未然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統東面而受于師尚父也少皞氏之紀官夫子所以見郊子而學焉也孰謂無書可讀哉

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不韋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涪灘上古之書猶存前聖傳道之淵原猶可攷也

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朕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似孔壁中書殘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鄭漁仲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恐未然

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脩政語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

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  
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  
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帝舜曰吾盡吾  
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  
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  
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朝  
日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又曰民無食也  
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湯曰學聖王  
之道者辟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辟其若火舍學聖之道而靜  
居獨思辟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然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  
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學之得賢而與之辟其若登山乎

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辟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慎  
其舉而君子慎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  
貴然後聞於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不以手而以耳  
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  
文王武王成王問粥子武王問王子旦師尚父淮南人間訓  
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堙此帝  
王大訓之存于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國能收秦  
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幸而緒言尚在知者  
鮮焉好古之士盍玩繹於斯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  
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

篇屬墨子七十三篇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

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後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然則今所傳古文尚書未必皆孔安國之本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咸平二年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然漢至唐所謂古文者孔安國以隸存古非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尚書呂微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文今本豈忠恕所定歟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

舊文以破為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

紀聞卷二

二

文

吳才老書禪傳考異云伏氏口傳與經傳所引有文異而有益於經有文異而無益於經有文異而音同有文異而義同才老所述者今不復著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古文定作正開元誤作定晁景迂云舜讓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台史記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作七始詠忽又或作智鄭康成曰大傳大誥曰民儀有十夫王莽作大誥曰民獻儀九萬夫蓋本此又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今無俊字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漢歷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

丑朔是朔旦冬至之歲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闇注讀為梁鷄漢五行志作

涼陰大傳作梁闇予若觀火周禮注謂今燕俗名湯熱為觀

微子我其發出狂史記宋世家狂作往注引鄭康成曰我其起作出往也君奭天難謀王莽傳作天應樂謀欽明文思安

安考靈耀作晏晏鄭氏注寬容覆載謂之晏馮衍顯志賦思唐虞之晏晏第五倫上疏體晏晏之姿

無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曰肆高宗之饗國百

年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費誓說文作禁誓史記作朐

大傳作鮮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哀矜折獄

漢于定國傳作哀鰥哲獄大傳哀矜哲獄折民惟刑漢刑法志作慈

民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揚賜封事作假我一日賜通桓君章句即歐陽尚

書劉愷引上刑挾輕下刑挾重說文願畏于民出多言也居

書始二典猶詩之首二南取費秦之誓猶詩之有魯頌

紀開卷二

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為虞書

夏小正月令時訓詳矣而堯典命羲和以數十言盡之天官書

天文志詳矣而舜典璣衡以一言盡之叙事當以書為法堯典

以日中宵中為春秋之別月今兩言日夜分無春秋之異

堯典日月星辰孔注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益稷日月星

辰謂日月星為三辰五禮一也孔注於舜典以為吉凶賓軍

嘉於皋陶謨則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

史記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為勸農之事孔

安國強讀為訛字雖訓化解釋紆回今史記作南謹

周禮注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虞翻云鄭玄所注尚書

古篆卯字反以為昧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

以為昧裴松之謂翻言為然

宅岯夷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禹錢今按史記堯本紀

居郁夷正義郁音隅夏本紀岯夷既略索隱云今文尚書及

帝命驗並作禹鐵古夷字薛氏曰今登州之地

四岳孔注云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按周語太子晉

曰共之後孫四岳佐禹胙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

左傳許大岳之胤也杜氏注謂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當

後周語之說逆齋云申呂齊許皆四岳之後堯讓許由亦其一也

五典克從孔安國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於孟子左氏言五教

不及君臣夫婦朋友天叙有典而遺其三焉唯孟子得之

程子謂共兜之後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願居其上此凶亂

四百七十一 紀聞卷二

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舜誅之韓非曰堯欲傳天下於

舜鯀諫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此

可以證程子之說韓非謂堯誅共鯀非也

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流宥五刑

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刵剕宮大辟也皇王大紀之說

本諸此而以墨劓剕宮大辟為賊刑之科目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云一讀至方字絕句商頌禹敷

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宋文公亦以方字絕句云楚辭天問禹

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然書序已有此讀矣

鄭康成讀舜典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謂歷試二

十年

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辭心者治之本心斯須不存治忽分焉共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於此見之

皋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召公曰吉士吉人帝王用人之法一言以蔽之曰吉舜所舉曰元曰愷吉德之實也所去曰凶吉德之反也議論相傳氣脉相續在春秋時謂之善人在西漢時謂之長者惟吉則仁所謂元者善之長為天地立心者也

儆戒無虞繫齋解云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兆漢宣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墓漢已兆於極盛之日矣無虞豈可不儆戒愚謂匈奴衰而女戎興倚伏果可畏哉又解七旬

有苗格云舜耕歷山之時祇見厥父惟知己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為頑所以底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慝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異負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愚謂仲虺之誥成湯召公之訓武王戒其滿而自矜也齊桓服楚魏武得荊州唐莊宗取汴皆以滿失之

九德知人之法三俊用人之法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也尹之告太甲曰欽厥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善而止也

虞書作暇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鄭康成注周禮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注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



衮以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二禮之說自相背馳魯秉周禮周魯之禮其有異乎

古文尚書及說文璪火勸黼黻艾軒曰勸黼黻當各為一物璪當為玉璪之璪璪圓物也意其為璪之狀而以火旁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記謂火以圓得非指璪火為一物乎鄭司農謂為圓形似火此為近之希冕謂勸黼黻皆從黼同謂之希冕陸德明希與黼同蓋有由來也

鳥獸踳踳馬融以為筍虞七經小傳用其說書禘傳以鳳凰來儀為簫聲之和艾軒亦曰制器尚象

古文箛磬今文作簫左氏曰韶箛諸儒誤以簫管解之

說文舂嫪也引虞書若丹朱舂論語舂盪舟按書有罔水行舟

四二五

紀開卷二

七

吳

之語則舂盪舟者恐即謂丹朱

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包所改當從古

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皐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禹獨推皐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子夏亦云舜舉皐陶觀於謨而見皐陶之學之粹也

蠻夷猾夏明刑治之而有餘四夷交侵征伐制之而不乏虞周之德天咻矣

淮南子曰皐陶瘖而為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說也皐陶陳謨賡歌謂之瘖可乎司馬公詩云法官由來少和泰皐陶之面如

削瓜然荀子非相之言亦未必然

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柏翳索隱云尚書謂之伯益而陳杞世家謂伯翳之後封為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則伯翳非伯益矣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數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黃度文叔書說益即隤數本於此

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注謂

四岳之族大戴禮誥志篇虞史伯夷曰明益也幽幼也史記

引之而其文小異虞夏之際為昔在古歷百草權輿瑞雉無釋為百草嘗與稱規光澤

呂氏春秋云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

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呂刑乃命重黎即羲和也楚語堯有重黎之後重黎舉夔見於此

四十五  
紀聞卷二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

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竇憲之功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其諛甚於董賢之冊當憲氣缺方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歲

者微韓稜正色則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以文姦言而無忌

憚也倪正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

五行大禹謨以相克為次洪範以生數為次五德鄒衍以相勝

為義劉向以相生為義

柔而立無立為懦柔惠且直不直為諂柔嘉維則失其則非嘉

也

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

以之此逸書也

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引太一式占周公城名錄有此三句夾

深通志藝文略周公城名錄一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

世說注云推周公城錄治城宜是金陵本里抱朴子內篇登涉引周公城名錄

大傳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謂四章皆歌禹之

功所謂九叙惟歌九德之歌於此猶可攷

說文引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蓋虞書說也

豫州滎波既豬古文云滎嶧既都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滎鄭注

云波讀為播禹貢曰汭播既都賈公彥疏云禹貢有播水無

波然則漢唐書本皆作滎播也史記夏本紀作播音波

史記引禹貢二百里任國書異邦孔注男任也任王者事音壬王莽封王氏女皆

曰九

紀開卷二

九

仁

為任注任充也男服義男亦任也男任二字蓋通用

揚州汭于江海達于淮泗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闢溝通水而

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愚按吳之通水有二為元氏

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云今廣陵韓江此自江入淮之道也

吳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

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左氏傳哀十三年會黃池注云陳留封丘

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此自淮入汭之道也

百川東注弱水獨西故洪範弱為六極弱與柔異柔如漢文帝

弱如元帝

過九江至于東陵曾彥和謂東陵今之巴陵余按史記正義

州有巴陵蓋是東陵曾說本此

朔南暨為句下云聲教訖于四海

史記注本如此

說苑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莊子謂禹攻有扈國為虛厲皆與書異楚辭天問云諫秉季德厥父是戚胡終斃于有扈牧夫牛羊又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林先出其命何從古事茫昧不可攷矣呂氏春秋曰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不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脩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暮年而有扈氏服愚謂伐扈戰甘者夏后啓也誤以為相然其事可以補夏書之闕甘誓予則孥戮汝孔傳謂辱及汝子王莽傳作奴顏注謂戮之

四六

紀聞卷二

十

仁

以為奴也秦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

蔡邕銘論殷湯有甘誓之勅

五子之歌其二章皆述禹之訓蔡氏自予視天下以後謂予五子自稱也然予臨兆民之語恐非五子自稱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龠均王府則有韋昭注云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時未見古文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蓋亦用韋說李善引賈逵國語注曰關通也孔安國謂金鐵曰石未詳

左氏傳夏有觀扈漢東郡有畔觀縣

今開德府觀城

楚語士亶曰堯有

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

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謂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  
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湏于洛汭水經注亦云  
太康弟曰五觀愚謂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義之人其言  
藹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韋氏說非也

史記湯始居亳後先王居作帝誥索隱云一作佶後先王居故  
作帝佶

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  
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  
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  
赦作湯征豈孔壁逸篇太史公亦見之乎後有補湯征者蓋  
未之攷

紀聞卷二

十一

明

辰弗集于房大衍曆議云新曆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  
日蝕在房二度按皇極經世仲康元年壬戌征豈和五年丙  
寅與曆不同

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書終於  
微子

湯誓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為古之用刑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今云者權以脅之使勿犯酒誥予其殺安國以為  
擇罪重者而殺之呂居仁謂安國能明聖人未盡之意實有  
大功於聖人者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為一詩正義云不知所  
出何書愚按書正義引春秋緯寶軌圖云移河為界在齊

填關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九峰蔡氏曰曲防齊之所禁  
塞河非桓公所為也

鄭康成書注間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洲十二師孔注皆所  
不及

呂氏春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商書  
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又曰仲虺有言  
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為取友者存其所擇而  
莫如己者亡又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周書曰若臨深淵  
若履薄冰其舛異如此

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  
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

四六

紀聞卷二

十一

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也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  
矣

孟子云伊尹萊朱注萊朱亦湯賢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  
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唐宰相世系表仲虺  
為湯左相臣扈祖已皆其胄裔也未詳所據

孔安國謂湯始改正朔鄭康成謂自古改正朔葉少蘊云甘誓  
已言三正則子丑寅迭以為正者尚矣爰華夏正林少穎謂華正之事古未嘗有

蓋始於湯而  
武王因之

漢律歷志引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說者謂祀先  
王子方明朱文公曰方當作乃即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祀為至陽

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  
中篇下篇是盤庚為君時事正義以為謬妄書禘傳云鄭大  
儒必有所據而言

書序祖乙圮于耿孔氏注云圮於相遷於耿殷本紀謂祖乙遷  
于邢皇極經世祖乙踐位圮于耿後居邢蓋從史記以書序  
攷之孔氏以圮于耿為圮於相恐未通蘇氏書傳云祖乙圮  
于耿盤庚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攷之祖乙以乙未踐位後  
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康陽甲而後盤庚立祖乙曾孫盤庚之立以  
己亥自祖乙踐位至此一百二十五年若謂民蕩析離居因  
耿之圮不應如是之久也當闕所疑

盤庚之遷也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消息盈虛之運哲玉其

知之矣唐宋朴議遷都以觀天地興衰為言謂關中文物奢  
侈皆極焉已盛而衰難可興矣而以襄鄧為建都極遷陳同  
父上書孝廟亦謂錢塘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而以荆襄為進  
取之機其言與朴略同朴不足道也豈亦有聞於氣運之說  
乎

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皆古文所無

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注云墨  
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  
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尔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漢昭烈曰勿以  
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蓋得此意

桑穀之祥大戊問伊陟韓詩外傳以為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誤也漢五行志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敬而起急於政事故桑穀之異見又誤也書大傳謂武丁之時先王道虧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己劉向蓋嚴大傳之誤

說築傅巖之野吳氏禪傳蔡氏集傳以築為居愚按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當從古注傳巖在陝州平陸縣北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為孔叢子引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蓋逸書也

學立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也

西伯戲黎孔注云文王貌雖喜紂內秉王心豈知文王之心哉

四六

紀聞卷二

五

文王之德之純心與顏異五

西伯既戲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迩王畿黎亡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商墟封衛狄人迫逐黎侯衛為方伯連率不能救而武微旄丘之詩作脣亡齒寒衛終為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也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

秦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眾曰兆氏曰開元間衛包定

今文始作秦或以交秦為說真燕書哉或說謂新經以秦為否秦之秦紂時上下

不交天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往伐以傾紂之否非經意也大誓與大誥同音秦者非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注論語言雖有管蔡為周親不如



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尚書異書傳云紂至親雖多不知周家  
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劉  
原父謂予無臣母之理婦人蓋邑姜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  
改

左氏傳云太伯不後楚薛天問云叔旦不嘉與夷齊之心一也  
此武所以未盡善

武成式商容問正義引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  
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  
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  
非也視其為人寬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信見利即前  
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廷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

紀開卷二

十五

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  
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  
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  
知之愚按韓詩外傳云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  
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尅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  
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  
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  
曰商容可謂內着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史記燕  
王遺樂間書曰紂之時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樂記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乃謂使箕子視商  
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蓋康成不見古文武成故

以容為禮樂張良云武王入殷表商容為史記周紀正義曰容之間官與書  
顏師古刊諫心俗云武成序往伐歸獸當依翼字費誓序東郊  
不問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闕古闕字闕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  
不開不得徑讀闕為開愚按古文尚書師古之說是也謂翻

此三苗北  
古別字

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公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史記宋  
世家亦云毋侮鰥寡

周禮大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圉曰蠹曰剋詩齊子豈弟箋  
古文尚書以弟為圉正義云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圉注  
云圉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圉賈逵以今文校之  
定以為圉鄭依賈氏所奏說文引書圉升雲半有半無今  
按圉即洪範曰驛其下乃注文

紀聞卷二

十一

古文尚書曰漁曰圉與周禮注同

詩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莊子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  
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皆為洪範之學

曾子固奏疏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  
以為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  
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  
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雷矣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  
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不踰矩豈  
他道哉由是而已矣二程子以前告君未有及此者

韓非謂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  
惡從王之路蓋述洪範之言而失之也

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故無作好惡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故無作聰明以天之德行天之權故惟辟作福威

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史記正義尸子云

巢伯來朝注云南方之遠國正義謂南巢李杞解曰成湯放桀于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以見巢之忠商之盛德矣商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其說美矣然無所據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為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灾此皆尚書大傳之說蓋此生不見古文故也蒙恬傳云成

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為亂周公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為成王索隱曰不知出何書魯世家亦與恬傳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南軒曰至誠可以回造化若金縢策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

我之弗辟朱文公謂當後鄭氏以辟為避

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為受命之元年周書文傳文王受命九年時惟莫春在鎬召太子發按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汲冢紀年魏惠成王

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或有因於古也  
文公賞雍季以義而不以謀襄子賞高共以禮而不以功故曰  
崇德報功

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史記以丕為負索隱引鄭玄曰  
丕讀曰負隗囂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蓋本此晁以道解丕  
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  
指武王也

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史記以歸為  
餽二字通用見論語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漢地理志殷畿內為三國邶鄘衛是也邶  
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唯鄭康成以三

監為管蔡霍蘇氏從孔說林氏蔡氏從鄭說三亳孔氏謂亳  
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康成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  
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臯南鞞轅西降谷  
也皇甫謐以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林氏從鄭  
說呂氏從皇甫說詩譜以三叔為三監孫毓云  
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長  
民獻有十夫子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以賢人卜天意  
史失其名不獨魯兩生也

周書作雒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注云東謂衛殷  
邶鄘詩譜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宇  
于殷即衛也注以殷為邶鄘非是殷地在周之東故曰東  
邶鄘衛皆東也康誥曰在茲東土中旄父其邶鄘之一歟

有南  
宮毛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為愚按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揚子未  
之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  
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  
此句豈即脫簡歟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荆公以違保辟絕句  
朱文公以為變出諸儒之表洛誥復子明辟荆公謂周公得  
卜復命於成王也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是一洗矣山谷云  
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信夫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無隱張氏以  
為此告者之詞云尔勸汝執而盡殺之也汝當思之曰是商  
之諸臣化紂為淫酒者而可遽殺乎亦姑惟教之而已若不  
教而使陷于罪是亦我殺之也周公戒康州皆止殺之詞奈  
何以為勸哉愚謂此說得忠厚之意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與大家臣室共  
守之以為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  
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  
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皆所以係人心維國勢不特諸  
侯為然周公作皇門之書曰維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勤  
王國王家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咸獻言助王恭  
明祀敷明刑用能承天嘏命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王  
家萬子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然則王室之不壞繫大門宗

子是賴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忽焉然古者世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氏之教外有外庶子之訓國子之賢者命之導訓諸侯若魯孝公是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靖者備之若晉公族大夫是也教行而俗羨然後托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國有與立矣

商之澤深矣周既翦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攷之周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讎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謂之頑民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兢兢不敢忽也孔子刪詩存邶鄘於風繫商於頌吁商之澤深矣

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粿肫漢律歷志引古文月采篇

四庫全書 紀開卷二

曰三日曰肫顏注謂說月之光采愚以書正義攷之采字疑當作令

婁敬曰成王即位周公營成周以為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呂氏春秋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三說大意略同

周公為師召公為保鄭康成不見周官之篇以師保為周禮師

氏保氏大夫之職

師氏保氏注亦引書鄭云聖賢兼此官

禮記文王世子注謂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兩注自不同

有若散宜生孔氏傳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漢書古今人表女皇  
堯妃散宜氏女當以散宜為氏

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乎十稅一  
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  
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古今文之異如  
此

無逸大傳作母逸母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

無逸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之享國以在位言呂刑穆王享國百  
年以壽數言

祖甲孔安國王肅云湯孫太甲也馬融鄭玄云武丁子帝甲也  
書正義以鄭為妄史記正義按帝王年代曆帝甲十六年太

甲三十三

紀開卷二

十一

甲三十三年明王孔說是王廟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  
有過蔡氏書傳後鄭說謂非太甲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  
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  
太甲為祖甲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堯舜之兢業曾子之戰兢皆  
所以存此心也

天命自度天與我一自作元命我與天一  
民之疾苦常在目故曰顧畏于民若天之監臨常在目故曰顧  
諷天之明命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司馬公曰人君急於知人緩於  
知事愚謂漢宣帝綜核名實非不明也而不能知弘石之姦

唐宣宗抉擿細微非不察也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於小  
而闇於大也故堯舜之知不徧物而急先務

觀蔡仲之命知周所以興觀中山靖王之對知漢所以亡周公  
弔二叔之不成方且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漢懲七國之難抑  
損諸侯以成外戚之篡心有公私之殊而國之興亡決焉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它無所攷傳有凡蔣邢茅  
胙祭豈君陳其一人歟凡伯祭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  
焉家學之傳遠矣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

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之

儀禮疏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謂成王失言蓋

中庸

紀開卷二

廿二

三

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順  
之一字其弊為諛有善歸主李斯所以亡秦也曾是以為良  
顯乎闇懷之君諛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承弼昭  
事稱文武而不及成王其有以夫

推誠以待士則樂氏之勇亦子之勇用賢以及民則田單之善  
亦王之善故曰有容德乃大

史伯論周之敝曰去和而取同與晏子之論齊子思之論衛一  
也西漢之亡亦以羣臣同聲故曰庶言同則繹

周官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黜陟明而後封建定柳子謂  
天子不得變其君殆未攷周制也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儒以為禮之變



蘇氏以為失禮朱文公謂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奉鬯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即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迨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蔡氏書傳取蘇氏而不用文公之說愚觀孝宗初上太上帝后尊號有欲俟欽宗服除奉冊者林黃中議唐憲宗上順宗冊在德宗服中謂行禮無害第備樂而不作可也劉韶美議曰唐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既葬之後謂之無服群臣上尊號亦多在即位之年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觀韶美之言則文公語錄所云漢唐冊禮乃一時答問未為定說也史記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書序缺公字

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唐賈至議取士以安史之亂為鑒謂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蓋國之存亡在風俗四維不張而秦歷促恥尚失所而晉祚覆至其知本之言哉

周之興也商民後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衛風先變一日移之而有餘

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孟子求放心之說也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說也

衛石碣以義厲一國而甯遠之類羊馬晉趙衰以遜化一國而知

范之賢繼焉故曰樹之風聲

齊大史之守官尚父之德遠矣魯宗人之守禮周孔之澤深矣故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無皇字然岐以帝為天則非

兵以恭行天罰謂之天吏刑以具嚴天威謂之天牧

中說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元命包易書也愚按春秋緯有元命包易書有元包薛收蓋謂自作元命其言見於呂刑阮注誤矣

張子韶書說於君牙問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厲激發讀之使人憤慨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五胡文定春秋傳於夫椒之事亦

紀四山卷二

五

半

致意焉宋子詩傳其說王風揚之水亦然

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注云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築誓後世起復者皆以伯禽藉口嘗攷書多方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並興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彤作彤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沒之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穀之役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不言始矣記禮之言恐非謂費誓也

魏觴諸侯於范臺魯共公舉觴擇言以酒味色臺池為戒漢高帝圍魯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周公伯禽之化

歷戰國秦楚猶一日也

周益公謂文苑英華賦多用負來非讀秦誓正義安知今之云

字乃負之省文愚按漢書韋孟諫詩顏師古注引秦誓雖則

負然古文作負

文心雕龍云書標七觀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

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

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見大傳孔叢子云帝典觀美大禹謨禹貢

義此其畧畧異者

春秋時卻缺之言九功九歌穆姜之言元亨利貞子服惠伯之

言黃裳元吉叔向之言昊天有成命單穆公之言旱鹿叔孫

穆子之言鹿鳴之三成鱣之言皇矣之雅閔馬父之言商那

四六九

紀開卷二

十子

觀

之頌左史倚相之言懿戒觀射父之言重黎白公子張之言

說命其有功于經學在漢儒訓故之先蓋自遲任史佚以來

統緒相承氣脉未嘗絕也

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今僅見於唐元行沖釋

疑王粲曰世稱伊維以東唯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

儒多闕鄭氏道備繁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

官師相規注謂官衆左傳官師從單靖公注天子官師非卿也

漢賈誼傳官師小吏注云一官之長愚謂漢注得之周官皆

有師

王景文謂文章根本在六經張安國欲記考古圖曰宜用頌命

游廬山序所歷曰當用禹貢

伊尹之始終書序備矣陸士衡豪士賦序伊生抱明允以嬰戮  
蓋惑於汲冢紀年之妄說也皇甫謐云伊尹百有餘歲應劭  
云周公年九十九王充論衡云召公百八十故趙岐注孟子  
云壽若名公

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注商湯所  
制法也三百商之刑三千周之刑其繁簡可見

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鼗譟疏謂書傳說武王伐紂

時事

二禮疏引書傳畧說皆書大傳也

洪範五者來備史記云五是來備荀爽謂之五避李雲謂之五  
氏傳習之老如此近於郢書燕說矣

土氣為風水氣為雨箕屬東方木克土土為妃故好風畢屬西

四六

紀開卷二

廿六

方金克木木為妃故好雨此鄭康成說也吳仁傑謂易以坎  
為水北方之卦又曰雨以潤之則雨屬水漢志軫星亦好雨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

趙岐注孟子不見古文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又我武惟揚注  
云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又帝使其子九男二女注

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  
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

所載又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皆逸篇之辭

又引書禹拜讜言

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矣

孟子之時古書猶可攷今

有不可強通者

易乾鑿度曰易之帝乙為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

功帝乙湯玄孫之孫也按史記湯至帝乙二十九王謂六世  
王未詳唐陳正節曰殷自成湯至帝乙二十二君其父子世  
六易謂十二  
君亦未詳

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朱文公曰蘇氏傷於

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泰之極則城復于隍既濟之極則濡其首不于其未而于其極則無及矣

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俗利口其敝久矣邠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周公訓成王勿以儉人所以反商之敝也張釋之諫文帝超遷嗇夫所以監秦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口罔命曰無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悃愾無華

紀開卷二

此漢之家法

五

此漢之家法

恭在貌敬在心書正義之說也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詩春秋正義之說也

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門高弟皆為一科故曰無求備于一夫

彊怒而行忍也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也一視同仁容也顏子之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忍言事容言德習忍則至於容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之學唯一則字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民生在勤則不匱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故君子能勞則有繼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於夷狄禽獸雖有土不得而居雖有穀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及禹稷此說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之意小雅盡廢其既烈於洛水四維不張其害憺於阻飢

周禮司刑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雖多五百章而輕刑增重刑減班固以周禮為中典甫刑為重典非也

舜臯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呂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謂惟克天德在此二字

禹有典則貽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以義禮垂裕後昆而有顛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難也宋武帝留葛燈籠麻蠅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篋於寢宮作法於儉其敝

猶侈况以侈示後乎

因佞崇而封禪因時弛而逸遊因洛書而崇飾符瑞因建極而雜糅正邪因享多儀而立享上之說塞忠諫謂之浮言銅君子謂之朋比慘礪少恩曰威克敏愛違衆妄動曰惟克果斷其甚焉者丕之奪漢託之舜禹衍之篡齊託之湯武邵陵海西之廢託之伊尹新都之攝臨湖之變託之周公侮聖言以文姦慝豈經之過哉

蘇綽大誥近于莽矣太玄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歟蘇威五教綽之遺風也

史記秦紀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於軍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

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書  
序云敗崤歸作誓與史不同邵子謂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  
穆公是霸者第一悔過自誓之言幾於王道此聖人所以錄  
於書末

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  
不知唐毋太子文云盡謙恭於齒曹審方俗於迎郊愚謂孟  
侯見康誥謂諸侯之長蓋方伯也大傳說非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  
百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五  
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太史公引克殷度邑鄭康成注周禮  
云周書王會備焉注儀禮云周書比唐以問許叔重說文引

逸周書大翰若翬雉又引獮有爪而不敢以檄馬融注論語  
引周書月令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也千  
里百縣轡之柔矣皆以周書為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  
按晉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  
書紀云咸寧五年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當攷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云竹書七  
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可名題其目錄亦無周書  
然則繫周書於汲冢其誤明矣

書大傳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隆谷大都之貢  
物此禹時也周書載伊尹為四方獻令此湯時也王會載八  
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自稷慎以下其贄物二十一自義渠  
以下其贄物二十自高夷以下其贄物十四自權扶以下其

贄物九此成王時也愚謂旅獒之訓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珍異之貢恐非三代之制

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公樂記所謂祀宋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過二代其說非矣

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戎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鄆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改泉縣宗玄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國名多傳記所未見

周書大聚篇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来亦見文子張文潛祭司馬公文冬暘夏冰赴者爭先蓋本於此

四書紀聞卷二

卅

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謚今所傳周書云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葬乃制謚與六家謚法所載不同蓋今本缺誤文心雕龍云賦憲之謚出於此呂或公策問旦以文名奭以康名閔夫以尊顯閔夫謚當效文心雕龍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夏箴見周書文傳篇商箴見呂氏春秋名類篇

周書小武開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文選任昉升曰不改參辰而九星仰心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



也紀

任章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戰國策

蕭何引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

符者歟老氏之言范蠡張良之謀皆出於此朱子云老子為柱下史故見此

書

三墳書無傳宓犧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曆度周髀管子所云

造六筮以迎陰陽者不復見管子輕重戊日處戲作造六筮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

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許行為神農之言鼂錯述神農之

教列子稱黃帝之書陰陽五行兵法醫方皆託之農黃而大

道隱矣今有山氣形之書謂之連山歸藏坤乾元豐中毛漸

得之西京或云張天覺得之比陽民家非古也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子谷

神不死章

有言遜于汝志良之不拯其隨也惟學遜志謙之卑以自救也

遜一也而善惡異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君不遜志

則為唐德宗之彊明臣而遜言則為梁丘據之苟同

周人乘黎祖伊恐商受能如震上六之畏鄰戒則无咎矣蜀漢

之亡也吳華覈詣宮門上表曰成都守社稷傾覆臣以草

芥竊懷不寧陛下至仁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

以聞吁華覈亦吳之祖伊歟

學古入官然後能議事以制伯夷以禮折民漢儒以春秋決獄

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荀卿始為法後王之

說李斯師之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太史公亦惑於流俗之

見六國表云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文帝謂卑之母甚高論宣帝謂俗儒好是古非今秦既亡而李斯之言猶行也孟子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舜之克艱文王之無逸心也後之勤政者事為而已

勿以儉人立政之戒也爰辭周公所作師之上六既濟之九三皆曰小人勿用

左氏傳引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陶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牘亦然

既獲仁人武所以克商也養民以致賢人興漢在於一言延攬明十三英雄務悅民心復漢在於一言

張文饒曰堯之曆象蓋天法也舜之璣衡渾天法也

李仁父宰相年表序曰孔子序三代之書其稱相者獨伊尹伊陟傳說周公召公畢公六人耳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若沈勁之於充張嶮之於稷李湛之於義府可謂能蓋愆矣

刑止於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馭曰車轅此春秋時嘗有之至秦用之豈成周之法哉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為戒器久不用則蠹政不常備則壞故以屢省為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非也

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蘇氏雖以意言之攷之書則于五

刑以弼五教臯陶所執之法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舜所操之權也臯陶執法于下而舜以其權濟于上劉頌所謂君臣之分各有所司王制曰王三又然後制刑又與則蘓氏之言亦有所本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皆誠意感通而極其至事君如事天玩物喪志志為物所役也李文饒通犀帶賦曰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壯武殘而龍劍飛先哲所以聞義則服防患則微經侯委珮而去宣子舜環以歸此可為玩物之戒

好問則裕謂聞見廣而德有餘也中庸曰舜好問博學之必審問之學以聚之必問以辨之敏而好學必不耻下問老子亦云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

舜咨十二牧終於難任人命九官終於聖讒說孔子答為邦之問終於遠佞人一也

南豐序南齊書曰唐虞為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後山黃樓銘序云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朱文公詩破斧傳云當是之時雖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皆用南豐文法虞之賡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權輿也洪範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蔡氏謂此章蓋詩之體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與

周禮大師教以六詩同一機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自聖  
謨洋洋而下亦叶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  
故曰詩可以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凡兩言之或謂脫簡重出東觀漢記王阜  
為重泉令鸞鳥集學宮阜擊磬而舞况舜樂所感乎

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物之靈劉  
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孟子所謂性善淵  
源遠矣

文侯之命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此覲禮所謂伯父無事歸寧乃  
邦古者待諸侯之禮如此平王能存西周禮文之舊而不能  
雪君父之讎恥豈知禮之太乎

四十一

紀聞卷二

三十四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蔞氏曰大為民荼毒也

宅西曰昧谷虞翻謂當為柳谷周禮注度魏明帝時張掖柳谷

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即其地也

周之盛也內諸侯為伯為周召畢公之任周之衰也外諸侯為  
伯為齊晉之霸三公行二伯之職以統諸侯則霸者安得而  
竊王命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為獨夫之言一為聖人  
之言真文忠公曰命一也恃焉而弗脩賊乎天者也安焉而  
弗求樂乎天者也此聖狂所以異

聖王畏天畏民人有畏心然後敬心生謂天不足畏民不足畏  
為桀紂秦隋

唐元善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  
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也人能知此則知  
觀書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呂成公已  
有此說  
治梁及岐若後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大原不相涉  
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為呂梁孤岐

困學紀聞卷之二



